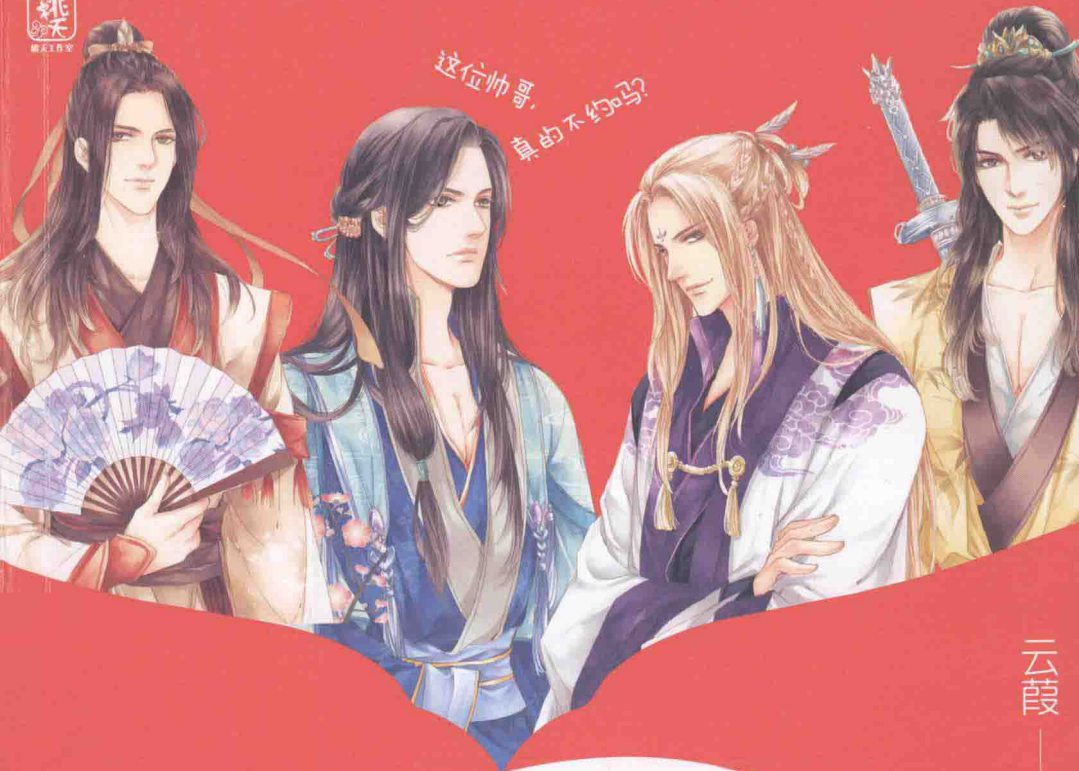


这位帅哥，  
真的不约吗？



云霞

· 著

# 苏染染 追夫记

SURANRAN  
ZHUIFOTI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染染追夫记 / 云葭 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976-1

I. ①苏…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997 号

书 名	苏染染追夫记
作 者	云葭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桃夭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夏 欢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 设 计	黄 梅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 网 址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出版社 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址	<a href="http://jswenyi.com">http://jswenyi.com</a>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24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976-1
定 价	2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SINETWOC

# 目录



**第一章** 被逼婚的蜀山女侠 001

**第二章** 出嫁还是出家 027



**第三章** 逃婚与被逃婚 054

**第四章** 冤家路窄和狭路相逢 078



**第五章** 客栈里的乌龙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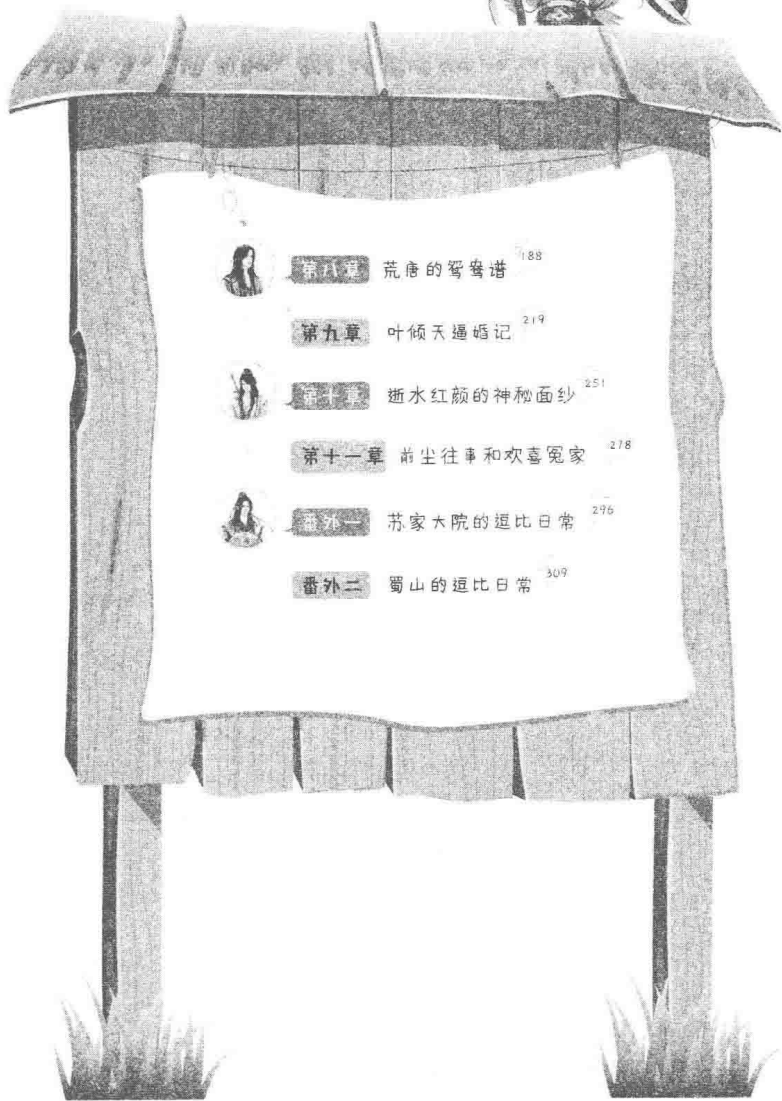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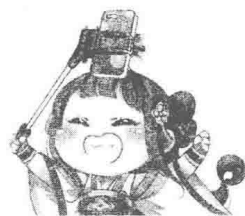
**第六章** 逝水红颜重现江湖 133



**第七章** 月黑风高出走夜 162

STYNET NO. 1

# 目录



**第八章** 荒唐的鸳鸯谱 188

**第九章** 叶倾天逼婚记 219



**第十章** 逝水红颜的神秘面纱 251

**第十一章** 前尘往事和欢喜冤家 278



**第十二章** 苏家大院的逗比日常 296

**番外二** 蜀山的逗比日常 309



01

皇历上说今天是个好日子，诸事皆宜，尤其适合嫁娶。而我却在这一天逃离了蜀山，原因是被家里逼婚。

我自小被奶奶和爹爹惯出了一身毛病，偶尔会使小性子，但也从未做过离家出走这样轰轰烈烈的大事。只因我逃婚的决心太过坚定，比我七哥的名字“苏坚”还要“坚”。

七哥这个名字听起来像“苏奸”，我曾无数次让他改名，他总是一本正经地问我：“要不咱俩换换？”我坚定地摇头。

现在想想，假如当年我一不小心答应了他，那后果该是多么惨烈。难以想象十六师兄每天晚饭时间在悬崖边抑扬顿挫地喊我“坚坚”是怎样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

我在蜀山混了七八年，功夫没学会几招，就知道插科打诨混日子，顺便带坏了四师叔新收的几个小徒弟。蜀山规矩森严，弟子们每天练功不能少于四个时辰。我号称“蜀山一号懒虫”，基本不会遵守这条门规。奈何师娘太宠我，师父惧内，根本不敢把我怎么样。这造成的后果是，一到练功时间我总会拐带几个师弟师妹去后山，飞鹰走狗，不务正业。

负责通知开饭的十六师兄每天会掐准时间站在朝后山方向的悬崖上大喊我的名字，一声声响彻山谷，荡气回肠。本来挺好听的一个名字，从十六师兄那略有些娘娘腔的喉咙里发出来愣是变了味儿。为此我义愤填膺，总觉得名声被他糟蹋了。

多年以来，每当十六师兄喊我名字的声音准时在山崖响起，全蜀山的弟子就知道吃饭时间到了。如今我走了，我很担心师兄师姐们会不会因此错过饭点，等我哪天回来见他们一个个都瘦成皮包骨头了，那可如何是好！

我回头看了一眼蜀山的方向，满是不舍。要不是爹爹派人逼我回家成亲，我是断然不会离开的。去年回家探亲时我听娘提过，和我定亲的是秦将军府上的二公子



秦朗。虽说秦朗名声不错，貌似长得也不错，可让我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我不甘心，更何况我早已心有所属。

走了一段路，我便觉得腹中空空如也。幸好出门之前我去厨房偷了几个馒头，不至于落得成为荒野饿殍的下场。我一边啃馒头，一边回忆辛酸往事。

想不通爹爹为什么这么早就让我嫁人，当初他可是求神拜佛好不容易才盼到娘生了我这么个女儿的。或许是苏家的祖坟风水太好，在我出生之前，爹爹那三个夫人的全都是儿子。起初爹爹很高兴，但是到了九哥苏好出生时，他才开始担心。

奶奶天天念叨：“怎么全是儿子？什么时候我才能抱上孙女啊！”

在苏家最迫切需要一个女儿的时候，我出生了，自然我也就成了苏家的宝贝。

要说爹爹和奶奶对我有多宠，说出来我觉得挺对不住我那些哥哥的。因为我的关系，从小到大他们没有少受委屈。尤其是五哥苏南，他长得唇红齿白，比我还像女孩子，特别能勾起我欺负他的欲望。

比如，我七岁那年的一个下雪天，一大清早我往苏南的被窝里塞了个雪球，把他冻得从床上滚下来，他很不客气地伸出拳头想揍我。可是他还没碰到我，我的哭声就把爹爹引来了。

苏南盯着我，目光如炬，恨不得立马撕了我，我吓得赶紧往爹爹身后躲去。

尽管苏南一口咬定是我先欺负他，我也承认了，可爹爹还是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爹爹说：“这么冷的天，她一大早不好好睡觉跑来往你被子里塞雪球？你以为我会信？就算她真的这么做了，那也一定是你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你给我好好反省……”

我被爹爹震撼住了，没想到他的思维这么缜密，这么独特，难怪能在丞相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几年。我很想告诉爹爹，我其实是被住在隔壁的表姐梁添吵醒的，跟苏南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个欺软怕硬的主，不敢把梁添怎么样，只好把气撒在苏南身上。

从那以后，爹爹觉得我迟早会被哥哥们带坏，要不就是被他们欺负。经过深思熟虑，爹爹决定把我送到蜀山学本事防身，顺便养养身子。由于我娘生我的时候年岁比较大，我自幼身子比较虚。

我特别享受在蜀山的自由生活，不像在家里，连出个门都要在爹爹面前费半天唇舌。

在蜀山待了两年后，我回家小住过一段日子，爹爹惊讶于我巨大的变化，他老人家后悔得老泪横流。如果说他的儿子们能把我带坏，那么我的师兄们简直到了可以把我毁掉的地步。从此爹爹彻底放弃了把我培养成一个名门闺秀的远大理想。

大概怕我长大以后嫁不出去，爹爹才着急替我定了亲。

秦朗也真是好说话，他都没见过我，居然还答应这门亲事。不过，就算他答应我也不会嫁，我心里只有二师兄萧沐尘一个人。

初上蜀山，我就被二师兄一袭白衣在山崖上舞剑的样子彻底震撼了，这一暗恋就是九年。而我的暗恋没有成为明恋，完全是因为二师兄是个不解风情的剑痴，每次我含情脉脉看他的眼神都会被忽略，大家反倒认为我喜欢的是大师兄。

大师兄和二师兄的关系很好，经常一起练剑。要不是知道大师兄喜欢玉青师姐，我肯定会以为他们断背。有一次四师兄问我：“为什么每次大师兄练剑你就喜欢盯着他看，莫非你喜欢他？”

一语即出，在场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我。玉青师姐的眼神像是一把剑，分分钟就能把我捅死。我心里那叫一个冤屈，敢情四师兄看走眼了，把我对二师兄的一颗芳心错放到了大师兄身上。

为了向玉青师姐证明清白，我马上回了四师兄一句：“我才不会喜欢一个年纪大得可以当我爹的人！”

大师兄听了，脸色转红，继而转白，最后成了草绿色。他提高嗓门：“我就不信你爹九岁就能把你生出来！”

我懵了，猛地想起，大师兄虽然看上去成熟，其实也就比我大九岁。都说女人介意年纪被夸大，原来男人也很介意。

那一次我彻底把大师兄得罪了，顺带得罪了玉青师姐。我和四师兄也因此结下了梁子，从那以后我专门和他对着干，他说好的东西我就说不好，他讨厌的东西我都当成宝。他有一匹特别宝贝的马叫踏尘，长得又高大又威猛，我和瑶冰师姐经常趁他不注意跑去欺负踏尘。

刚回忆到踏尘，我就听到身后有马蹄声。

我一哆嗦，不会这么邪门吧，想什么来什么！其他人还好说话，要是被四师兄逮着，我肯定会被抓回蜀山，然后被爹爹抓回家成亲……我越想越怕。

马蹄声越来越近，我不敢回头，而是向后轻轻甩了甩袖子。只听见砰的一声，有什么东西倒下了。

我窃喜，四师兄啊四师兄，别以为你功夫厉害就了不起，还不是要栽到我手上，师妹今天对不住你了，大不了以后我不骂你的女神叶倾天是丑八怪。

为了这次出走，我可是铆足了本。下山前我偷拿了师娘珍藏的各种毒药和解药以备不时之需。师娘是苗疆五毒教教主的女儿，她收藏的东西肯定不会差。我功夫比较菜，碰到稍微厉害点的对手怎么死都不知道，是以只能靠这些宝贝防身。





我给四师兄下的是师娘新发明的迷药七里香，药性很强，足够他睡上个把时辰。可是我转身一看，吓坏了——被我迷晕的不是四师兄！

躺在地上的白衣男子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一个男人都好看，就连我暗恋多年的二师兄也只好给他提鞋的份。他就像戏文中那种芝兰玉树的翩翩佳公子，浑身笼罩着超凡脱俗的气质，不似凡尘世俗之人。我想，传说中的第一美男，那个被称为“游龙公子”的楼暄也不过如此吧。

楼暄是赫赫有名的楼家堡少主，当今皇上最宠爱的楼贵妃就是他的亲姑姑。他也是公认的第一美男，据说潘安、宋玉见他都会惭愧得无地自容，含恨而死。不论是江湖侠女还是名门千金，一个个都爱他爱得要死要活。

楼暄外号“游龙公子”，和武林第一美女“惊鸿美人”叶倾天一并成为“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我本不会有闲情逸致去打听这些，只因楼暄是我表姐梁添的未婚夫。梁添很喜欢在我耳边吹牛说她家游龙公子多么多么帅，我的耳朵都快被磨出茧来了。我不由得替游龙公子担心，挺好的一个人，以后还不知道会被梁添折磨成什么样呢！

梁添从小就不是个安分的人，我很怀疑我的哥哥们都是被她带坏的。听姑姑说，梁添还在肚子里的时候，姑父就死了。爹爹可怜他唯一的妹妹在梁家无依无靠，就把姑姑接到了相府，而他又一直想要个女儿，是以对梁添宠得不像话。

爹爹未雨绸缪，为我定了亲不说，估计他也怕梁添嫁不出去，早早地就给梁添定下了楼暄这块肥肉。说实话，我觉得梁添嫁不出去的可能性比我大多了。

我不得不佩服爹爹看人的本事，他怎么就能料到楼暄会长成第一美男！也不知道那个秦二公子长得怎么样，凭爹爹的眼光，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吧。

眼前这个白衣男子长得这么好看，世间罕见，我总觉得他就是楼暄。

但愿他不是，否则梁添一定把我剁了。

我费力地把白衣男子拖到树底下。他看起来挺瘦，没想到会这么重。本来我还打算把他的马也一起拖到树底下凉快凉快，现在我放弃了。

我累得气喘吁吁，靠着树一边擦汗一边喘气。不知谁问了我一句：“我怎么了？”

我累得很，没好气地回答：“我怎么知道！”

话没说完我吓了一跳，那个白衣男子居然醒了！

不对啊，他不是应该睡上好几个时辰的吗？难道师娘耍我，这个七里香其实一

点都不厉害？

仔细一看，我才发现事情不对。他的脸怎么变成紫色了？莫不是……

我掏了掏袖子，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果然是用错药了。我往他身上撒的不是七里香，而是五毒教最厉害的毒药归魂散，全天下只此一瓶，比天山雪莲还稀罕。

我心疼得半死，这可是我留着和人同归于尽时用的。我早就想好了，万一在路上遇到怎么打都打不死的一流高手，我就撒点归魂散，和他共赴黄泉。就算要死，我也得拉个垫背的。

这下可好，一整瓶全便宜了这小子。算他运气好，一出门就见识了全天下最厉害的毒药。只是急煞了我，以后要是碰到一流高手我可怎么办！

“请问……”

“对不起，我马上给你解毒！”

我急急忙忙找解药，边找边安慰他：“你别急哈，先躺会儿。天太热，树底下凉快。”

师娘说归魂散没有解药，一般的人中毒一个时辰就会死。要想救他，我只能给他吃还魂丹了。还魂丹是救命良药，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服了都能缓过来。我本想留给自己救命用的，这下又要便宜他了。

我找到了装还魂丹的瓶子，倒了半天却发现只剩一颗。我猛然想起，上次三师兄和青城派的人比武，结果被人家打得半死，师娘很大方地喂了他三颗。在这一辈弟子中，除了我，师娘最疼的就是三师兄，据说她还打算把女儿瑶冰师姐嫁给他。

看着手里唯一的还魂丹，我很矛盾，到底要不要给他吃。要是不给他吃的话，他马上就会死；要是给他吃，下次我有什么事我自己就会死。

“姑娘……”

“别急啊，我马上救你，等着。”

挣扎了半天，我还是决定把还魂丹留着。他和我非亲非故，给他我就是傻子。

“问你件事，看你长得不错，你是不是叫游龙公子？”

“我不叫……”

“不是就好说了。”我狂喜，“我马上救你，等着。”

既然他不是游龙公子，我也不担心被梁添揍了。

我从袖子里把小黑摸了出来，很友善地对白衣男子微笑。

小黑是师娘养的毒蜘蛛，毒得一塌糊涂！师娘说，苗疆炼蛊就是把各种各样的毒虫，比如蝎子啊蜈蚣啊蜘蛛啊放在一起，让它们互相咬，最后活下来的就是最毒的，被称为蛊王。



我听了很是向往，求了师娘半天她才肯把小黑送给我。可是我很纳闷，两年来我抓过好多蜈蚣蝎子给小黑，它还是老样子。这说明小黑还不够毒，我得喂它更毒的东西才行。

白衣男子中了归魂散，比那些毒虫子强多了，吸了他的毒血我的小黑没准能成蛊王！再说了，我又不会害他，小黑帮他吸了毒，他就不用死了。

师娘教过我五毒教各种奇怪的解毒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在毒侵入五脏六腑之前，用蛊虫把毒吸出来。但这只蛊虫本身必须是有毒的，越毒越好，以保证它不会吸到一半被毒死。

“你这是要做什么？”他问我。

我说：“帮你解毒啊。我刚才认错人了，害你半死不活地躺在这里，对不起。你别急，我马上救你。”

说完我把小黑放在他的身上。

许是很久未进食的缘故，小黑一碰到他就咬得很是欢快，八只脚一抖一抖的。白衣男人痛得皱起了眉头，额头上冷汗涔涔。

我说：“你忍着点，很快就好了，很快。”

真的很快！才一会儿工夫小黑就停下来了。我替他把了脉，似乎没什么大碍，睡一觉醒来没准就能翻跟头。

“我走了，你睡一觉就没事了。”

撂下话，我转身走人。万一他找我要医药费就麻烦了，我可没多少银子。看他的样子像是有功夫的，他若是来硬的，我肯定不是对手。

“等等。”

我真是有先见之明，他肯定是想开口要钱了！

趁他还没说话，我先声夺人：“你莫不是饿了吧？我这里有俩馒头，都送给你。”

白衣男人看着我，一脸菜色。

“不用谢我，我从小就特别善良。”

他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我心一横，忍痛把最后一个馒头给他：“这是最后一个了，全给你了。真没了！”

我其实特别不愿意把馒头都送给他，可毕竟是我有错在先。他至少要过一个时辰才能恢复体力，万一饿死了，我就白救他了。

我把馒头放他身上的时候，他衣服里掉出来一颗什么东西。我拿起来一看：“咦，这不是月亮花的种子吗？”

月亮花每逢十五月圆在月光下绽放，每个月只开一次，会发出淡淡的荧光，美丽不可方物，美则美矣，却十分罕见。传闻“惊鸿美人”叶倾天特别喜欢月亮花，不少爱慕她的男子专程收集月亮花的种子送给她。

我之所以那么清楚，是因为四师兄迷叶倾天迷得极其狂热，他就收集过很多花种，可惜都是假货，而我眼前的这颗却是真正的极品。我跟着师娘这么多年，对于花草之类的东西还算有点认识。看来这白衣男子没少费心思，十有八九是叶倾天的爱慕者之一了。

一般夸女孩子长得漂亮，说得最多的无非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再夸张一点就是“瑰丽无双，倾国倾城”。我想，叶倾天都能“倾天”了，该是有多美！

以前我还取笑四师兄单相思，四师兄说：“你一个毛丫头懂什么，别看天底下男人这么多，你在大路上随便逮一个问问都有可能是叶倾天的单恋者，所以我单相思并不可悲。”

如今我心服口服，四师兄真的不可悲，眼前这个我随便在大路上碰到的男人不就如他所说，是叶倾天的单恋者吗！

我本来还想探探白衣男子的口风，不料远处传来了马蹄声，这次好像不止一匹。我连忙把花种丢到他的身上：“我有急事先走了，你好好休息，饿了就吃点，后会无期！”

“你……”

“你别饿着啊！”我再三叮嘱。

02

走了一段路，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前胸贴后背。正好前面有家茶铺，我铆足了劲儿，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过去。

店小二热情地问我：“姑娘想吃点什么？”

“你们店里都有些什么？”

“红薯。”

一听到“红薯”两个字，我胸口泛起一阵恶心。

我问：“还有别的吗？”

“还有白粥。”

“那就来一碗白粥吧，再来一碟花生米。”

店小二的速度蛮快，才一会儿就给我上齐了。这里的粥煮得很好喝，有淡淡的甜味。蜀山新来的几个厨子手艺比这差远了，他们煮的粥比后山池塘里的水还清澈，



根本不是给人喝的。

在蜀山时我整天游手好闲，喜欢找新鲜事来做。有一次见着厨房的杂役去后山挖红薯，我非要跟着去，那人也是懒虫，一听说我要去，激动得立马把锄头扔给了我。长这么大我还没干过那样的新鲜事，激动得很。

我在红薯地忙活了半天，挖出来的红薯全是半块的。我不甘心，索性胡乱挥起了锄头，还差点砸到自己的脚。等那个杂役赶来，他差点没向我跪下，好好的一块红薯地就这样被我毁了。

师父很严厉地批评了我，罚我扫了一个月的地。

我挖的那些残缺不全的红薯不易储存，自那日起全蜀山弟子的一日三餐全是红薯，红薯粥，红薯饼，烤红薯，蒸红薯等等，以至于到后来我听到“红薯”两个字就想吐。

正吃着，几个白衣男子走到我身边，为首的一个向我打招呼：“哟，师妹喝粥呢。”

“几位师兄要不也来一碗，别客气啊，今天我请客。”我苦笑。

该来的还是来了，可真到了这一刻我反而不害怕了。我面不改色地跟他们唠嗑：“这里的粥不错，哪像我们厨房的粥啊，简直是漱口水。”

他们像是事先商量好的，一句话不说，杵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吃。我实在不愿意被人家这样欣赏，再说我的吃相也不怎么好看。

我装可怜道：“是不是师父叫你们来抓我回去？师兄，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分上，你们行行好放我一马吧。”

四师兄说：“你奶奶病得很重，快不行了。”

“你奶奶才不行了呢，”我急了，“你没事诅咒我奶奶做什么！”

四师兄说：“我没骗你，你奶奶真的快不行了。”

“你当我傻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鬼主意。”

七师兄看不下去了，特别真诚地告诉我：“染染，四师兄没骗你。你爹派来蜀山的人回去禀报说你出走了，你奶奶当场就晕倒了，还不知道能撑几天呢。”

“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啊！”我起身，拔腿就跑。

六师兄在后面喊我：“染染你别跑了，我把马借给你骑。”

我一愣。我就说好像有什么事情没办完，六师兄提到马我才想起来，那个被我用毒药误伤的，长得疑似梁添未婚夫的男人是和他的马一起倒下的，我给他解了毒，却忘记了他的马。难怪我要走的时候他吞吞吐吐好像有话要跟我说……

他那匹马看上去不错，比起四师兄的踏尘，有过之而无不及。四师兄对他的马

特别宝贝，我拔一根毛他都会心疼一整天。现在我把白衣男子的马给毒死了，他估计杀了我报仇的心都有。想想真是后怕。

临走的时候我对他说了句后会无期，但愿我们真的后会无期。

我离上次回来快一年了，这里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热闹，大街上全是人，我的马都快找不到地方搁脚了。

我觉得在大街上骑马不太好，正想下马，可六师兄这坐骑大概没跑过瘾，不管我怎么拉缰绳它都不肯停。我一气之下拍了它的屁股，它嘶叫一声，突然像发了疯似的狂奔。我这才知道怕，死命拽住缰绳。

我闭上眼睛，看情况免不了要被它甩下去了。

就在我准备摔跤的时候，一阵风刮过，我的身子稳稳地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我还没来得及睁开眼就听见周围响起了无比热烈的掌声，似是在歌颂这场英雄救美的好戏。从古至今，人们喜闻乐见的不外乎这种桥段。

我露出羞涩的微笑，准备迎接英雄。可是看清英雄的长相后，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家里哥哥太多就是麻烦，在大街上随便碰到一个帅哥，他都有可能是你的哥哥。

就拿去年庙会来说吧，人虽多，我和梁添遇到的却大多是歪瓜裂枣，没一个养眼的，好不容易发现一个玉树临风的背影，我们跟踪了半天，到家门口才发现，那个背影属于我的五哥苏南。

眼下也是如此。

苏南玩味地对我笑笑：“你这匹马不错。”

“你比它更不错，不信你跑跑看。”

“我好歹救了你，你对我就这态度？”

我愤愤地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去年庙会上的一幕重演了，苏南再一次打破我邂逅帅哥的美梦。要不是他，说不定我已经被某个帅一脸血的男子拦腰横抱了。

我生气：“苏南你是不是很闲啊，没事总跑大街上来干什么？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邂逅哪家的漂亮小姐啊？真是世风日下，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做这些不切实际的梦，羞不羞啊！你长得就不像好人，没人会看上你的，我真为你未来的娘子感到深深的担忧。”

苏南似乎很乐意被我骂，笑嘻嘻地说：“不错啊小妹，想象力很丰富。”

我一看他的样子就来气：“奶奶都病成那样了你还有心情出来玩，你怎么为人兄长的？一点都不知道孝顺！”

苏南很惊讶：“奶奶病了？”



我更惊讶：“你连奶奶病了都不知道？不孝子！”

“奶奶好得很，不信你自己回去看，她老人家正在花园里逗八哥呢。”

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被耍了。

我翻身上马，苏南问：“你要去哪儿？”

“回蜀山，”我咬牙切齿，“找他们算账，居然耍我！”

苏南把我拽下马：“都回来了你还回去干什么，跟我回家！”

“我不回去，你放开我，你怎么比梁添还烦人……”

苏南没有骗我，老太太果然在花园里逗八哥，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一看身体就很好。

我咬牙切齿地在心里把几位师兄问候了个遍，居然还要我！

奶奶回头看见我，激动得不得了：“我的小祖宗，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苦笑。

“一年不见，我的染染长高了，变漂亮了！”奶奶笑得眯起了眼睛。

我趁机告状：“奶奶，五哥欺负我。”

奶奶一听，立马板起脸数落苏南：“你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老是跟妹妹过不去？我告诉你爹去，看他怎么收拾你！”

“奶奶你别听她胡说，她冤枉我。”

“好端端的她冤枉你做什么？她怎么不来冤枉我？”奶奶的思想跟爹爹一样缜密，一样独特，不愧是亲母子。

我在一旁偷笑，苏南瞪我一眼，我很不客气地瞪回去。

奶奶换上一张笑脸，对我说：“你爹上朝还没回来，奶奶先带你去见你娘吧。”

“好。”

奶奶走在最前面，后面跟了一大群丫鬟。

苏南凑到我的耳边低声笑道：“小妹，爹爹让你嫁人呢。你认命吧，早点给我生个小外甥，啊哈哈哈哈……”

“你——”

奶奶回头：“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我跟染染闹着玩呢。”苏南抢答。

奶奶狐疑地看他一眼，又转过身去。她的丫鬟拎着八哥笼子，八哥在笼子里跳来跳去，我总觉得它也在嘲笑我，和苏南一个鼻孔出气。于是我忍不住冲上去狠狠拔了它几根毛，扔到了苏南身上。八哥哇哇直叫，叫声引得奶奶又回过头来。

没等奶奶开口，我恶人先告状：“奶奶，五哥气不过你刚才骂他，他拔了你宝贝八哥的毛。”

“什么？”奶奶看见苏南一身鸟毛，顿时来了气，“苏南你这么大人了，怎么尽给我惹事……”

我憋着笑。拎鸟笼的小丫鬟偷偷看我一眼，不敢说话。

苏南委屈极了：“奶奶，不是我，是……”

“奶奶，真不是他，”我说，“五哥说是你的八哥自己掉毛，它皮痒。”

“苏染染你……”苏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奶奶直骂苏南是不孝子，我心里舒服极了，有种大仇得报之后的快感。苏南大概怕奶奶在娘面前说他的不是，走到回廊就开溜了。

娘和那些姨娘们还是老样子，见了面三句话离不开让我嫁人。我虽不像叶倾天那般美得可以倾天，但好歹也是当年京城第一美人初阳公主的女儿，顺便挂了个蜀山第一美女的名号，这辈子怎么也不至于嫁不出去。看她们的着急样儿，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丑得没人要呢。

我随随便便寒暄了几句，找了个借口开溜，一路直奔梁添房间。

我敲了半天门却没人答应，索性直接推门进去。

梁添的房间里空空如也，也不知她去哪儿鬼混了。我很纳闷，梁添是苏府出了名的“乱室佳人”，可是眼前的房间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差点以为自己走错地儿了。

恰好梁添的贴身丫鬟冰杨走了过来，我问她：“你家小姐呢？”

“小姐她……”

“染染，”姑姑老远叫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怎么不见表姐，她人呢？”

“我也不知道。前几天我和你娘听戏回府，碰见她拿了个包袱要出门，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她探亲去。我记得除了苏府之外，我们梁家好像没什么亲戚啊。”姑姑皱了皱眉头，满是疑惑，“你说添儿这探的是哪门子亲？”

我偷笑，也就只有姑姑相信梁添的鬼话，她哪是探亲啊，分明是闲得无聊跑出去玩了。

我正想开口，大哥苏峻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抢在我前面说：“姑姑，添添说的话你也信啊？她肯定是因为被人退了亲，觉得没面子想出门躲几天。”

什么？梁添被游龙公子退婚了？

我睨了苏峻一眼：“真的假的？大哥你已经有女儿的人了，可不能乱嚼





舌头，小心梁添找你麻烦。”

苏峻笑了笑：“我一个有女儿的人还跟你一个小姑娘开玩笑不成？不信你问姑姑。”

姑姑脸色不太好：“你大哥没骗你。可是添儿看着挺正常的，还说退婚正合她的心意。我本来还想好好安慰她，见她这个样子也就放心了。可是这丫头怎么说走就走了，唉。”

我说：“要不我帮你把她找回来？”

“你就别打歪主意了，”苏峻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是不想成亲想找借口开溜吧。”

“染染你……”姑姑看着我。

我彻底咽气了。苏峻从小就是我的克星，都成亲生孩子了还照样克我。

我小侄女，苏峻的女儿苏蕊跌跌撞撞跑了过来，笑得比花儿还灿烂：“爹爹，蕊蕊想去放风筝，你带我去吧。咦，小姑姑回来啦？小姑姑你要和蕊蕊一起玩吗？”

“小姑姑很忙，蕊蕊乖，快把你这个不懂事的爹带走吧。”

苏蕊对着我眨眨巴眨眼睛，显然不明白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苏峻无奈地摇摇头，拉着苏蕊的手说：“我们走吧，找你娘放风筝去。你小姑姑快嫁人了，她要去找你的未来姑父玩。”

苏蕊也不明白她爹的意思，走了几步还不忘回头看我。

我很是得意，对苏峻说：“她一个六岁的小孩怎么知道什么叫嫁人！”

猛不了，苏蕊说：“我知道啊，小姑姑要嫁人了，蕊蕊马上就有小弟弟可以玩了。”

苏峻狂笑。

“不许笑！谁说我嫁了人就要生小弟弟啊，万一是小妹妹呢？再说了，我生了小弟弟是给你玩的吗……”

说到一半我猛地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急忙打住，对苏峻道：“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

苏峻反而笑得放肆了。我气得直跺脚，回头发现姑姑脸上也带着笑，她说：“蕊蕊还小，染染你就别跟她一般见识。先回房休息吧，你一路上也累了，过一会儿你爹就回来了。”

我问她：“你怎么不担心表姐啊？”

“添儿能出什么事啊，”姑姑放心得很，“随她去吧，玩腻了她就回来了。”

这一对到底是什么母女啊！